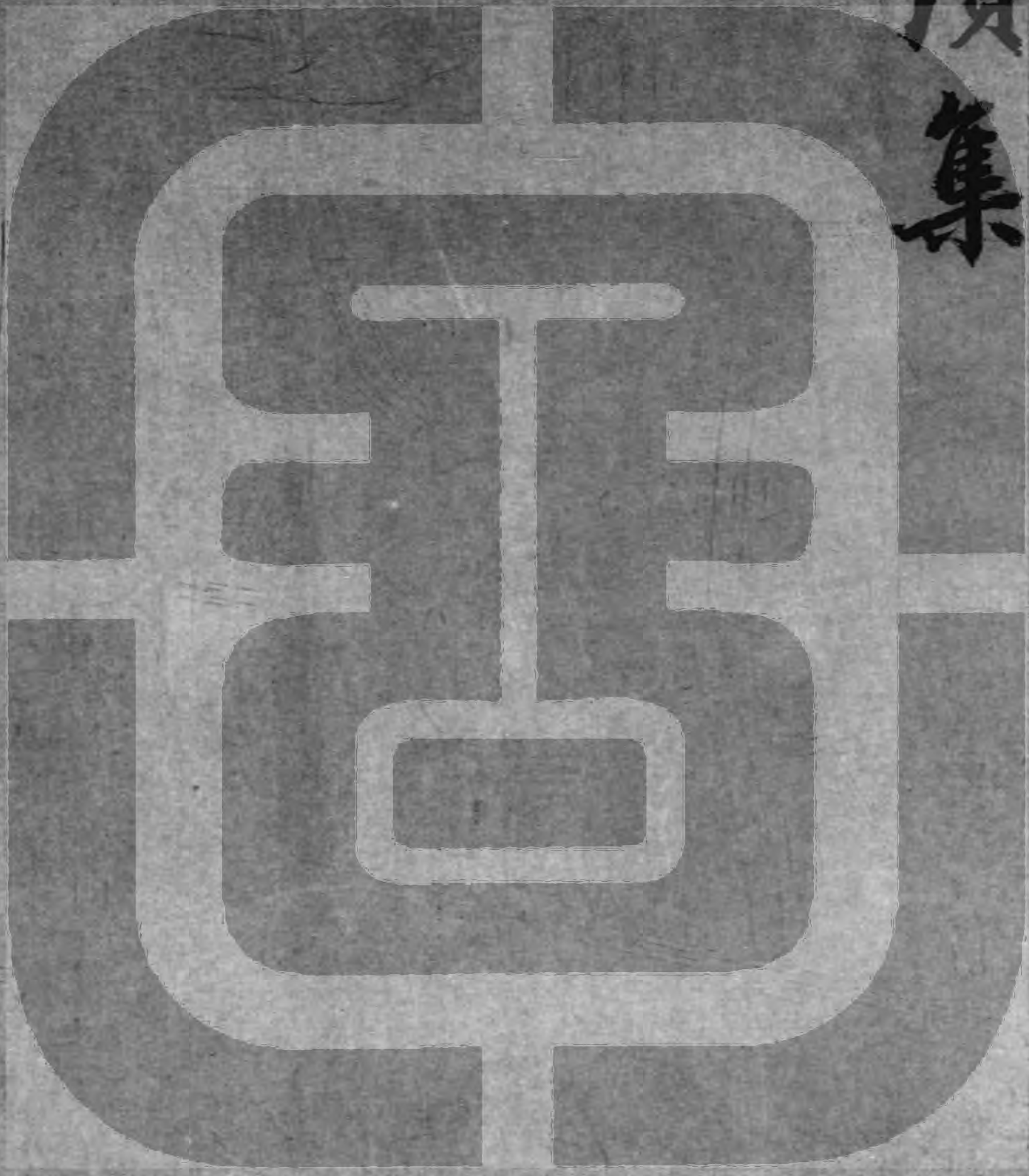


第十六冊全

東坡續集





東坡續集卷第十

頌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大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
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
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表
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
以燾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羨頌

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
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
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
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
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
遇油輒下又爲盤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
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
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
半爲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

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味極上菜糜鹿上來

油水頌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楮謂長老

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位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猶肉頌

清洗鑊少着水柴頭是煙燭不起行他自熟莫催他
大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貧者不
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
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
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
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佳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着藥攻無病
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
月二十日

禪哉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
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奇一盞羹勸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作處我今何爲
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臥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病東禪
采明年去拽西林磨

贊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石字之淵然披背腹之掀然以為可得
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

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於
而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特出於
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美此小童
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
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
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
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銖延賞為泣醢不足償賢遺
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與碧玉盡足踏東流水日送西飛見擁髻顧影
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眦者非列仙之懼儒

夢作司馬相如畫贊并序

夜夢巖君平司馬相如揚了雲合席而坐子雲曰
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不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
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為之既成子雲戲予曰三賦

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
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問里是聳景星鳳凰
以見為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東莞資福寺再生栢贊

生石首肯笑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栢枯
其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為栢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
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栢
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
擁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
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見山

集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搏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
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
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恥大物而成仁

李伯特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為稱街詭轡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滿氏
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枚月圖贊

癡蟄鬱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蟄死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王霸畫如來山山相贊

頭鬚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家關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
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
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大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
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
然猶所立如地而况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
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禪公僧中之龍吟吸
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歲蓋將拊掌笑
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
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伎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
牆壁縱復學之能相通操筆欲下何尋索譬如鸚鵡
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
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
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
不作屢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
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

暇倏忽千百初無難措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
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
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
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西方
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
于金陵清涼寺乃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
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
日表且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

平等無不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為大方寸十
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為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
主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亦離愛惡飢飧畫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霧中對面不見

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
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孰為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非引即師子弄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閩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
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子為甘露寺詩有云
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
鷹筆畫雖欲盡典刑無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

十五日

工華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
齊右躬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兒
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鼻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窓牖廓然
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觸體

贊

黃沙枯燭體本

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

業風相鼓轉巧色羨情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

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氈在膝具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顯百皺
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雲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後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
笑則非瞋施此愛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聞尊者

物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言為默默如雷霆

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聳耳屬肩綺眉覆顛音摧輔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

口誦經四十餘齒特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狼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共其二則有餘因以

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間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寐用者注經寐者寄膝二法相忘

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憍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許願者已往

信者永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沒有倦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死字義佛子云何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作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

門月滿同

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摩那尊者

以惡輓物作輓駭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

捧手為誰虔恭大尊一作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
得箭一作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替休我者默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荼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

白子一作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數數一作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

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
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
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何緣自吸自受坡巽秀作六偈達龐首肯之為書此贊

香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嗇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也

葆光法師真贊

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

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華
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
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
南福其庭汪然天醪涌其泠汰選妙士守籥荷脩然
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
郡蘇某見而贊之

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
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
溫彼蕭蕭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
皆賴之而况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
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兩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
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
所在在汝垂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鉉求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鷓鴣培以戊己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

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
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普照王贊即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

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

孔毅甫鳳味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
黯黯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
有泉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
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泚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泚岷至中國棄于
刻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
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
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後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
室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
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駛六銖緹緹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
珠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鑿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
一夫敬墨以為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
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
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

畫石間奔流畫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

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一作兩孫當世一作傳者歸九原異哉

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

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古今畫水唯作平遠細數獨
南孫知微畫活水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
無蒼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叙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
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
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
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
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下
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
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
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
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求昌

劉霄來聘執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
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
其年曰何壯也執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
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
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
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
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
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
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
雖猛而人不服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
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
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
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
兩聯四方其訓之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
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
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犒鷓後有君子
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并叙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膳天大衆逮
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
物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
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
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入乎
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澆飲及牛羊手不病汲
肩不病負匏勺瓦盃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挑柳庵銘

并叙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挑柳林中

抄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况以遊孰非吾居百柱負巖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呼吸
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
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大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
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臾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
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
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
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蓋無壞者振
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春
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
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
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
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
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如冽參寥子

稱新茶鑽火煮泉而

之笑固是見于夢九年

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
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自和四大滋相所濡備我參寥
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蕪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
實弊汝神

夕庵銘

與蓋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
惟以照寐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吳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鯀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水圻雷解
坐使此邦畫為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既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費所棲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乎閱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頭公十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除微愛甲彼我君子廣心勿無不寸心不運寸
中積瑣瑣得之感感忿欲生火火以遠水云泉無波
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意我尤幸

十一 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四切岑音如涓泉響深林一聖死祐歲丁

卯器巧名之匪以益老

香林八笈

河渭之水多石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笈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鐘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奔則鬱長角則震無此五疾則為而中律身八謂號鐘之實

古鐘

其清越以長其聲也萬物之秋若磬也實如星中其清正不食以是實視下以告也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靈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堵葉窸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品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和年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能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聲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

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下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秋

撥槩入湏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闕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鷖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根

九州瑣

劉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涇沉乎射鮒之谷妻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主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祠僊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界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 并叙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其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山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

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吟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來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歛江之鰲鼉爰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翕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具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鰈與蛭蟻逝將去而返願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

意之不陳遠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
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啓

求婚啓

結縵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
嫁娶敢憑良約往歎高閣執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
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
門教成家廟中即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
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澆塗治境即請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
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
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
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為君者常病於察為臣者又
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
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
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况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

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
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
於相濟嚮者哀憐老儒故為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
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
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為時求材憂國忘已
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偽器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
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願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
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
效其鈞陶作一字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

能自勝

穎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分守符條教闊跡
溪湖清遠但坐塵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
才簡上心名高省闈夔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
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未得為衰朽之光
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荅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鎮政緣厚德尚許蕪容
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
之灾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願惟朽鈍得奉教條
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
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惠及於東方
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
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情下策之施敢圖
天聽之卑乃辱重書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

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已羞故衆人皆樂以善
言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
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消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材則濶
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
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
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
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

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
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
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為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
某之不肖與在下風碩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
忌諱某亦恃有執事之英鑒以為小節之何如事
亦將收天下之道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至殊等實
聞四方使知六國之選才非願當時之所悅也夫隨
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夫
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
虞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荅至仁感懼之

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
陽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懷府之優闕三辟
善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父誰復肯然網繆博祖之
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憂
朝體河嶽之蕪容納消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
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為感激難盡敷
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駕蹇
之步偶茲糠粒之先雖甚內慙實為大幸恭惟某官
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
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
幾為大澤尚呻吟之末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
以日為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原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誥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親股肱之力
人惟來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克山甫之將
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眾望功業見乎有為
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剴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稽
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
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秉軸更增帝載之熙
某限以郡符阻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象霧而行
坐獲不知之閏眷言朽鈍未遂顛隣勉加策厲之勤

少眷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
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賀列郡知運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
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群情交泰正贊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高名華國非獨壽

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

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群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未惟嗣歲
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
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
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
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

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
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踈上記遽叨
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
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
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
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煩猷尚熾叅對未
期伏冀精願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闔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
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自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
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
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
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
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朞之勤
商夢懷人方俟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
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

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崇疎傳
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錢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
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
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蒸義之篇難忘未暮感佩之素
敷滌莫周

謝末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師問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
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今子第二亦暇于慶開

秀豈獨備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賢質少文庶幾
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未結無窮之歡悚抃于
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後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
後知天意凡在舍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
履信體仁秉德直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
當彙征元言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
阻候門牆瞻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誓告以日卜臺觀之黃極史書
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
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挑在戶礪攘以錢餘寒椒柏稱觴燭烈以興
嗣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
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
必有霖衺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時頌咏之深敷
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之慶士夫竊惟二聖
之心蓋以多士為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為藩垣然
璧捐金而以公卿為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燕
籥無見珠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
為己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
霰雪自消茲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
過辱緘封求敦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材所難迹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

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
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
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
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
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
分陶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為喜幸宜倍
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

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
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
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哀病
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
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洽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
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帝
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
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
取才之道自昔為難惟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莫識
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
無喜其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
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
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
徒有得賢之慶感怍之素寫述難周

荅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迹欣謠頌之藹然
績績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
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
某特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拚之相聞矜
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
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拚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
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

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
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仞諸邑良材松柏
賸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况魚肥鴈
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下輕傲守故來者未
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摠一路之轉輸則入六
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
淵源道升堂與精授尽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
中外屢更功名若銅虎暫渣於百里朱轡聊寄於
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僊星言而夙駕思承道
化乎其民某仕版中長賓僚俗吏又仰圭璋之望素
歛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
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
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八觀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
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與凡在庇庶舉增於耀
恭崇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享
爾雅長矣東京之吏恂懔無華雖已得正法取歲於
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御涓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

沈已火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
感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侍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
振於七州其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
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
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擷
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

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作
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
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

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緘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祗率邦常未備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滕過形謙抑其為感忤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
移書之重益慙為具之踈即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饋牽之陋
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忤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
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
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
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
飾吏每做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
奚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
即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哉

之政風聲所暨所懷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
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
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伏承抗旌入境撥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
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
黃績議法造今又禪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
自聞新命實慰輿情耳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
其為厚幸未易究陳

回荅館職啓

著聞黃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節運策
列星之殿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威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枉諸儒之妙選龍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咸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
造深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
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
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育之已厚愧
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
為末而以體用為六國之將興也貴其本不賤其末

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
故議論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
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
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
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
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
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
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碩慙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
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
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碩懇辭之莫獲
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
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貴以文詞之美捧讀
數四退增愧慙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
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三心之所
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

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

少末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品

有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一

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

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

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

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無

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踈迹所獨詠歌

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迩

爭傳室家胥慶願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
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
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湯大信之
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
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
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類豈曰自私伏念某
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
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
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求塗流落無復掃門豈願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彈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
理之可為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
躡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
鈞屏下情無任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
亦學為政故知札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

近世折為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為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指詩賦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碩茲始一作常切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極先王之墜典一作惟一作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為儒者之師一作明習政事而皆有本一作守

持經術而不為迂濶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蕪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一作汪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一作昔所欲一作歎於今遂忘其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之舉一作能

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翻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
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
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筭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
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不
知所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以虛之等
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
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
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
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願兩全而未

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
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
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
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
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
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
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
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
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
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

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

事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為進退致

茲庸未亦與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願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

歡於二姓

吾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哀緒莫開慕組之功
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數兄弟之好未結
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
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閨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
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傅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
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遠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
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
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
中朝予奪公於多士哀罷無術既常荷於蕪容勉厲
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如聳聞風來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林之深
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共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
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
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制右更竊寵榮頌惟頑鈍

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
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
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羨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
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
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
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群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

代大中公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雖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士之歡詠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遽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敵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後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

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子臨北民保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宵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

弭衆言。魯伯石以安臣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步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延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
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
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
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
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為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
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
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豈

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
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
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
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
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綏書其

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
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 晉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
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
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
千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
武遣綉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
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
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
說揚瑒皇甫暉楊相如皆以為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後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下今讀之觀其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可
如皇朝廷亦旋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
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造
危不適宜事少而台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
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
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
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

人之語曰涇水一石六泥教斗且溉且糞長我木黍
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一於一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萬一更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
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在農時堤防一開水火故道雖
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以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計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
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
以故原若行力不辦與修使許中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
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劇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跡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秦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曹所在坊場以克衙前顧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大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感觀 陛

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平賦歛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

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忠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富耳何名後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
非大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以之數歲
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後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
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
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蓋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物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未成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選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惠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三世何
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
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不
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
所欲從而平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進易遠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以為貳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
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
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
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
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
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
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
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
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
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庚
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漸生謀
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
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
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
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
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
初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
逞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
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
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
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
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
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
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
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

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以元帝斬郵支朝呼韓功多於
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篡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
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
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宮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
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大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匡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疝羸而無害
恐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
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身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願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

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
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為度支專用米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
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
未嘗以言爭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禮是以非造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流風已成且天時不
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
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謂利以傷俗今若以口
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
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乎世所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條單于則是處士之六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

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詭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末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夫
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存更險
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
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以
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
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
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
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
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使姦無所
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
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
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

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太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惣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節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下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繫臺諫亦繫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樞親之議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讎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
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
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蒙恬之奪其
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愛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
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乎居必常有忘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知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和如和
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
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

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故歷試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
正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等 陛下神筭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火丹以為災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
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任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
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
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
生知之 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誅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趾，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覓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也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礪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大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若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鑛散冶戶之財以哺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
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
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
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
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
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詎臣而訴者數矣
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驚恐之民
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

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
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
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
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
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散悉又城大而兵少
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
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
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
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是

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無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徃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為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第為諸部之完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
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十石長吏安官樂
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蓋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意取
辦於二十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
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
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

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
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
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
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
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
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
高仙芝封常清李元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採之而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狀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

其功閔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自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盜賊蠶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九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
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
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
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
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
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
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被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
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

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
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
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
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
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隋偷
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瑀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後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

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殘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滅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
乞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
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
流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
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
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鯨魚鼈以為膳羞食
者甚美見食者甚善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
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

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
卒於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
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也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
能繼商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
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並起京東河北尤
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
為大盜無以自全遺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
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以事不已譬如人子行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教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憂下

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人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且勿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比日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

用武執勞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
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
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
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謂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
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
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
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
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
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
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
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
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
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

與天地相通差毫忽則邪冷之氣干之矣故於冬
至一陽之生也而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
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
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
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
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群
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關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
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
身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且敢因至日以獻伏乞
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遠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曰
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
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
山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
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
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
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執過岐下而停居喪二曲使人聞
訊其家而傳在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
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
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作世人皆公之賜軾
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
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令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沉塗中此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
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
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
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
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
獲當獻諸公工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
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聘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
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
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
易跡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致
致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
而得此種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聞剛福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割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遣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窻

荒服負罪至重無後歸望世門屏居竄飯之外更無一事曾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怨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言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今事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跋以俟憤懣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

口不能盡而况言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
言之妙而執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
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撫衣耳昔嘗稚川
以丹砂之故求句嶠今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
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巖摩可復談笑一遊則小
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
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
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
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輒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長之
地實楚之故國巴蜀既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
是為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
吳蜀魏氏亦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
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
美有屈宋伍補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
土其見倚之重為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
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
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
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

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
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為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
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
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等書方欲裁謝後賢遷師處又得
手教眷與益動感忻無量數日大熱細想山門方適
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慮
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
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

面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因而後知返豈
能點澆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邂逅之何以
何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宣軾再拜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
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
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
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三聖上慨然大息思有
以澄其源疏其沅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

後魏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業錯采繡之
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
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
恠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
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
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
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
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
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
之奇士以塞明詔執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

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
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
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
子之議論故怙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執不為有司
之所排使得標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
賢愚惟其所過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為執頭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
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執之幸亦執事將有取
一二焉不宣執謹啓

謝慈舍人書

右執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
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賈
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
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
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鄰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
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
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
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
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
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

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載不敢遠引其他蓋由
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
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
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
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
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
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
天子之光與相如玉褒又甚遠矣執也在十三人者
之中謹因闡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
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下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

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

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德惠不
知所裁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
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
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
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
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
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
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飭脩

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
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
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
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
微疾想已失去伏異順時候為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
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
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尔不復通問者七年於
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啓數百言

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
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
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
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
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
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
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
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
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

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
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
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
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
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
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
出元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
朔方其秦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
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至盡事起京師流五僮尸
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

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
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
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
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
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
克已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
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
則凡恐耻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其既
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
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

欲陳父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
故殺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在上宜
聞此言

上品非公書

某昨日面論刑變事愚意本謂刑畢是平人刑變妄
意其為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亦論法深恐今後欲
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即免矣
公言此自是誅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
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
不省記中打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為定作可憫

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與議亦恐
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為害大矣某始者亦
以為然固已言過錄黃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
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
自是謀殺有勘司在加獲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
記皆在可憫之新而刑變臂杖紉管秦課兒決殺似
輕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為然文字尚
在尚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其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

請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某村
術短淺樂災無笑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
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二吳風俗自古淳薄而
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
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取歛之
害平時富氏殘破略盡家家有市場之欠人人有菑
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辟
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
變便白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將護未可以狂夫
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即印

頭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於烏為狐狸口中奪出
數十萬人此息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
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縱
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
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掃所樂聞
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
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其之所移變過
慮也八月之素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
水旱而無訴風拒閉不納者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
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
可不察也其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而官
吏皆來見某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
為漕司地柰何某曰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恤
此小小悔之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費不行某既
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
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
幾不見容文符往來條更恐悚以某之私意其不為
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
敢舉行者寧公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某之疲懦
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

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惠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浮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

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悚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解字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為過耳不然

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官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開采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得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矣矣可畏其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中本州裏外九縣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克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

山部運致三萬石尚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由至控告甚近以本州解字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隨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解字雖不及元計料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解字弊壞已甚不可不脩及今完善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解字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况救飢

備屋兩用而並濟乎某愚忝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
賢鄙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
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
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
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早望雲執熱思
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
視流殍其為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
殛何補於事然某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
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
其餘俟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

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尚
關大半剗剗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
察則脅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
萬石出樂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輟留三十萬石若
無米可采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
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
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
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
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
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

鳥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肅入役夫而本戶又須帖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集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

與章子厚書

其始者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

後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交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傑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惓然今日不獨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

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其真非人也來書
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靖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
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
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
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
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
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
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
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

此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
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
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
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僕
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
衣蔬食隨僧一殮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
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憂
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有處
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
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

見無期臨紙惘然莫千萬以時為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
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
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
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
文不覺出涕詩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
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為發
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
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

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
已作應用文不幸為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
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子孟無異一經試用
不為笑以此益羞為文自一二年来絕不復為今足
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
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
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
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旬書

某啓脾能母養餘臆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

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
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
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
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
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胃暑遠行亦不念
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
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
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
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奇

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
橘棘藥例能張肺多為腫熱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為佳也

與王序書

某啓某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
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水
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
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
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
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
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

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夫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
故矣以此居之非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
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無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
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
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
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
爾况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
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
將相和調則大計自足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
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其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
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
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
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即乎
三復來既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
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
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
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宣其再
拜

又二首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

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
忍誅止竊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
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
世不乏人為喜又幸玆村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
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
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扶櫬也
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洎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行牒

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五葢酪
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
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輦涕泣求行故與
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
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
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為親友憂及又使此兩父者蒙
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多皆此中
無有芳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舊患痔人頗
羨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福以時保
練

茶格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尚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此信數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荅陳季常書

某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皆安為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

責薄聖恩不賞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肉還陽羨獨與幼子適及老雲并二老婦共吾過嶺創息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幾年來頗知內外身嬰處昌時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遊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彼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瀕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芋蔗以發後生妙思著

報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遠作吏頗有父風二子
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窻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
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
電崩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音却時也自山中歸
來燈下裁荅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
去想黃人見其書必不沈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
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無人去死遠在讀之三
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却少年世無狀一事誠是然
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類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
負人也不宜某再拜

與吳秀才書

某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某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始以季六丈待制即
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
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
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以煉氣服藥為土宜
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甘論養生一篇為子
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楊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
休戚事獨謂僕曰却節之夢然以破妄而歸真子
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誤矣夫南方雖號為瘴

病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先且許過我而歸自
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此不遠當
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然所論孟揚韓諸
子皆有理辭氣峭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
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想若者則附述一書
是矣何至使人靈足遠未又致酒取海物荔子等僕
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懷子意無以為喻通
廣州真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社山燒香閉目清坐
課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以為往復之禮
但欲知僕汎掃身心燥滄神氣不灰槁之大畧也

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僕印可其所
已得而詞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皇目昏不謹
其頌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
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
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
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
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
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曰
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
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
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
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
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
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
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
以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
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
如此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
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
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
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其本不善作
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
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
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
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作帥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
久驕情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
生極得力虜所畏憚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
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
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
人自為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
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
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
可汗老疾欲傳雜雜為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
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

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
恐雛兒驚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
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粗於
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
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
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
所費不多及立閑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衣
息時遺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

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

罪而定國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
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之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
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不帶然後知公真可人而
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頽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
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
瘴氣只是用磨脚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
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米砂膏
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
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膺腹間隆隆
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

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無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
一是遠地恐萬一關之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財惡
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通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
及秦然頓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
奇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
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關於年索我閑風之上矣無
蓋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笑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
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詩江中書又已收得二書反覆
議論及慶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

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先蹈之者願公常誦
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
米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答之語
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髮鬢於庶幾也近
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
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
砂差易致或為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即罷非急用也
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
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峒
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瓘一月前直往

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此來此人亦唯
有造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
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
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癢安能近
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况於嶺外唯道
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倏然清遠計尊
侯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增幸更着鞭多讀史
書仍手自抄為妙造次造次其自謫居以來可了得
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
以娛老且以為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

秋集傳聞知之為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如曲大慰
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
終日快滯開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症
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設
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
息不已比日發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
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
不相薦引讀之甚悅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

初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
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
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
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
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
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
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
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
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發此道平
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

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是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

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始之理足下但言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及會見千萬得愛近夜眼昏不一其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白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士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踊躍轉相告語誼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

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况於公平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軍而四方稱之况於實非有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動卹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揣

揣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窳之中方其困急時筆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懽忻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亦有兩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有本末也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

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蜀人之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為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言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僂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為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為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其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為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與葉進叔書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

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為而得此於足下也前
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窓戶蕭然
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
知卧於虛榻也行日嘗展贈言意動辭直讀之使人
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
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
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
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
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
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
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又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
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為猶介寡合者是
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輪不能使之合何則
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
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
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是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
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
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
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荅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
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即日起居住勝知局
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
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
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沈
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
一至遂有為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
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饋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
久不聞餘論頽鄙無弄鐫發恐遂沉沒於流俗矣子
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冗迫無佳意思
惟乞萬萬自重

荅參寥書

頃堪供笑耳近齊居內世慨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
為造人景山有異書秘訣倘可見教手餘非面莫盡
惟乞萬萬自重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為恨留語於
僧言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游常少思念公不
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亦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
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甲亦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
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
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

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詩及近編得一詳味
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
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守幸甚筆力愈老健清
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為廢之邪
更當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
累幅意愈動重且獲所著通言二篇及新詩碑刻廢
季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
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

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
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
為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為小字寫草書見惠
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字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頽爾
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上抵詞律莊重叙事精
要非墨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克國請行
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朔歎息思起李靖為將
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

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
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為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
而給諸不教當即承來命少資嗚嗚

荅陸道士書

某啓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沙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
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
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病所念君棄家求道
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
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
所知今為何在曾與之否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

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龍錯其所
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
事多從傳同年遊近傳得漢東浩幙遂帶得來此否
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外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
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為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
次之胎息三生為本始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
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承以靈芝潤
以醴泉晞以朝陽能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為
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荅真不勒字
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益然玉色非人間物

也足下端為此酒一末有何不可但恐是下拘戒錄
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愛

荅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
年矣即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
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
堪任即日孝履支荷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噫
自聞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
詳今復觀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也雖志康亦

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斃手足日乃出之也自
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
腐故決意為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
萬勿來索看也既是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某
謫居已逾年諸况粗遣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足由
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
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患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
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
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
一一捧領感忤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

物報謝慙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憚至言如見
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鈞
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
宜興其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適當娶他房未
此相射差遣因般過房下未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
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為厚幸然竄途中唯欲親故
謝絕為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
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其罪戾也千
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
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為聚貝前

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
也斯人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
子為學頗長迨自宜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
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
也會見無期于萬節哀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十二

記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
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公見此文喜動顏
目字勝人中龍也然
貧東破聞之大笑以
為知言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
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
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
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
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
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審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為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來論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時蔗薑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甜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日以無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日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
蜩意鈎履狝畫墁亦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
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
而得則承蜩意鈎履狝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
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
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
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
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書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

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
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以是為
技則技寢神以是為道則道寢聖古之人與人皆學
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
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亦也云何能使有
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烏乎吾老矣安得數年
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
意庶樂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撈其所
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
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
寶會一作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為第一其費二千
餘萬前長老墨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浚
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道守經營錄積寸累十有六
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
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
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愛罷歸道病卒
於廬陵虔之上民有巷哭者吾亦為出涕故作此文
以遺浚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

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
余其隣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
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
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
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
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
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

記疏以為然各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
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
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
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
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
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
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
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
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

且不足而況能以及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余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頃嘗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頃臯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成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頌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頌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

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為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兩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

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蛟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歲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馬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堵而窮地傾東南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厲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格民無傷農民字一本作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廉胃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琊臺觀出日樂之志歸徒黔首三萬家臺

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
亡矣其後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
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
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
江文勳適以事至密勳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
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
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
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
以不時

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

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
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
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
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
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
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
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里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蒼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夫昨黃河水
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
生齒并倉庫廩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
為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
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
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
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
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

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墻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軍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牕六先水未至以新芻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為長堤杜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

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水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年一決而徐州最虜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以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

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平為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明

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廢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鏗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
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
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
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
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
新公廟者聽民驩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養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
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
獨信之深思之至焘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
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御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靈廟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歲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雜卜羞我觴於粢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堂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相陳文惠公建立此江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達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東元惟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樓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

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蕞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為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顧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熙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乃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

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頰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三隱約可見作倪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繪累奏能諫職無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
深究朕意繪跡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
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
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
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
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
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
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
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
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薨於杭

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
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
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誣故困於
外十有餘年先帝詳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
少衰也使先帝尚在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政亭宿於團封夢
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
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為人所壞頽之
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

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
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
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
名為觀妙矣汝其為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
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
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直之不可執偏強生分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釜蹄以得煎克及施燈燭
以照丘坑獲魚兔矣釜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
今此居室孰為妙與蕭然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
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
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為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
容垢橫展如席願為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
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
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菓頂露佛

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與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獲于其行徐徐為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

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及于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

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為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杜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伏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縮夏而曠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悉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

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氣三月弗獲其治瘳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肢胫無毛剪介為然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子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

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歛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賤鄉始丘墟矣而蒙漆之化為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竄然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蟄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

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恥跡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燕過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藁在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折雲龍騰起徒步而身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揆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析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

楚廟挑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入望
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
其命之曰靜定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
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
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礙
無修即是以此觀非愚則寢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
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
可聞聞為真聞亦不可知知為真知是猶在聞外也
以而不足以易鬢况緣迹遂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
既以是為吾號又以是為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
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為南海
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
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為盜盜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
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遊盜以謂盡
得我道盜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

十八粒登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太公為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已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舟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不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巖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業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二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

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宣筋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

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舞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賊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

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
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
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二十字云是天蓬呪使
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聞無恙炳
問安所識答曰予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
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
京師青中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
後汪若公遊我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
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祝王

公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
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
其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
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矣必於區
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
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
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侵昧交語竟
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荆
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
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迹自
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嬰而汲者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
三氏吾當為之子孕二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
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取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
臨我取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
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

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
築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
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
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
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
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
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
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表如所作日
澤謠以其天竺故

事故書以遺寺僧舊
文煩冗頗為刪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
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
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
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
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為其非儕
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
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
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黨先王不留

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
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
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
坐恒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
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其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
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
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
明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
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
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道實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
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
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
曰船破須筴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
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
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鳥久居此為哉
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
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董又以刀筆吏取將

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
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
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
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
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礪成就之使從諸生
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丰紀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
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
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

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
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
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
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
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為文苑四貴每有詔命
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
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
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
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

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
麗所獻銅甌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律不敢望也上
得群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
征伐四夷詔書符檄札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
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
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
舍人羅文以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歎之
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為人有廉
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
吾與兕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

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坐無潔白称上曰
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
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
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狩中詔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奉端紫以對策高
第特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
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
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
还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
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尔以

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
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
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
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
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
為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
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
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
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
守陵拜陵寢即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

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為從事舍人
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
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
邑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
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
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

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瑤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
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
哉遂棄其孳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
媚川生二子長曰深丁次曰馬頰始來郵江今為明
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
襦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交友庖
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王
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
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
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

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慙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寓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數美之口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言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

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香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

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
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
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
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
洞庭君尊寵在群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
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夕尊貴
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群臣皆疑之會秦遣
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群臣皆與甘坐上

坐吉嗚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
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
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
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
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
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
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
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
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枳
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呿舌縮不復

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
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
也於是群臣皆伏咸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為穰侯
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
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聞人也其先虜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世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
赫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待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焉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擬立
必不肯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飮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頌謂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鉄資實剛勁難以透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砥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數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
此可以利生鉅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

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
嘉之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
經師身嘉為之胥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
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
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
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召四人歐但熱中
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然見侮
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貴嘉見託
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
辭誑之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悔嘉視其顏色久

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
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其好也
矣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竟洒然而醒書曰
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
曰尚書朕唯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
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
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
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
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三
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頷左六

言嘉劬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
嘉既不得志退去關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
已笑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茶思困頗思嘉
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
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
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
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資
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
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
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

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
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牛之術
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
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
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
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
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
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
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

以與民嘉為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卒
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益鉄丞孔僅桑
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卒而用
之

温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年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
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
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章三曰生
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縣之坤以布之益以熟
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

樂之以為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為心病衆所說也善
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
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淦水湯先生游既熟遂
陶而成之為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
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
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爽內黃韓音子俱召見
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吳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禦等之謂
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上食典御旦
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踈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

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恚數日不食中美賜
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
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為人柔和有以塞
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肝意有所思亟召
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
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為其所傷矣宜
有以下之即無患因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
稍平然自是遂踈中美不得為尚食矣中美曰吾為
尚食日夕自謂下素餐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
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遠

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
遂稱疾以俟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
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為四族云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訪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兼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方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散為城釀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勞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亦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北目之山蒼水出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盡蠻

歲將歸休以燕父老勝如神人玉帶羃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產相望至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官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璋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
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

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
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
其妙與孔老之合者其言文而直其行峻而通故一時
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履
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
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
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
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
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
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

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
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
三臣出守杭州其徒浚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
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
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
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
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
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
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其上嘗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已壞色衣以
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祝文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
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
久而愈盈聲非雷霆鼓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贖者
可以使扶耳以聾驚柰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
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厦於
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
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
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
德愈久而彌明晬晬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
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
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其

奉王命俯臨邊城卦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
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米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
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
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
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嶽之
神也天為貞君帝為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其四

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
謝靈既

秋賽二首

惟神聰明為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况農事之
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
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
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黼黻之儀冀報有年
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檢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
乃眷疲羸憫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
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
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
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與慈率一拯
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
慧光照臨陰沍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
其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

微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觀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歛其新迨茲秋暘載獲載春陰雨害之穉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盍勅雨官遏止其靈既暎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霪於稼則傷稼將有秋民飢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為沴寢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羣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款眸容輒傾消潔之誠仰荅靈威之祐

祈雪霽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
百日不雨雪不歛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
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
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肯酒既謝且祈
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糶
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

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維爾有神實
左右之雨暘以時螟騰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于飢寒草木昆虫
悉罹其虐並走君若王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
專惟我大士念法分無為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
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
拯羸餓以發信根以大布施寶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

閱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
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雖獨不
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
繼百里之外蟪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
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
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
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
矣神之聰明其志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
今夏麥垂登而以秋將槁若時賜霽澤驅攘蟲災
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州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土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
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
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豈凶之決近在旬日其移
牧廣陵所部卜郡民窮為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
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玉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愍欠
風雷咳嗽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灑肝膽尚矜
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奠願登法座伏願江
海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三日之靈適副一邦之望

傳龍水文

雲布多雲幸日有焚空之勢雨無被塊人懷暘虐之憂
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
俯念輿民燃香請以禱祈對龍寂而懇望伏願明靈
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存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
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上民命係焉
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
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家以待承平
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
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
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
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
無疆之休以未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
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祔以冕服
公之令聞迨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

大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
不震不驚晉鄙在帥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豚殺
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
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
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
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

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
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
二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義聖闢皆有威名
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
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
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
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不從前者既愈謂家人曰
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義聖闢
皆早世夫人待二妣撫諸孤思禮甚厚子義正獻杜
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

子消澣更守壽春已而消守襄陽澣復按本道刑
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
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
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
豐八年五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
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他人嚴於教子而寬於
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畜財浣
衣菲食以終其身消自置還以垂二十兩以獻夫
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志之所欲與者命乃尺以親
踈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

悉至庚草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
君政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子
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消
朝奉大夫知潞州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
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涇汝
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太蒙次適承議郎郭
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類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
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揚之
南之烈之黠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澣商若
卡士曾孫女五人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塋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
乞銘才翁於予為從母予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
為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續不亂
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
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
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
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塋之豐湖之上

栖禪山寸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夫蓋嘗從比丘
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
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
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衲油鐺裏恣把心肝煉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
似則是似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

熱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緣大小從

不相留礙直從巴峡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杓報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魯照王

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
乃說偈言

朽然無根生意求
斷却火洞然
為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
是熱非虛方其熱時
謂不復涼及其既涼
復安凡此寒熱更相顯見
熱既無有涼從何
之令我以
認此為涼後日更涼
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
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
客塵浮想以此為
連無有是
便謂為迷則又不可
如火燒木從木成炭
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

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昔州戲書為江夏李樂道
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
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二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
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之洪禪院院僧文泰秀
造釋迦文像乃捨為佛心
且說偈云

鑿金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
受者心花發明照十
方還度如是常沙衆眉山蘇軾
元祐元年三月一日
立石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
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問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
一藥一至到極則處樂費千自
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
日何遲之有
禪一清清明乃極
夜危坐服此四藥
閑之廓然存之卓
以之以及功在一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

知邪中有誠無非

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
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于
黃崗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壯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書邪
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
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
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

東交門箴

漢武帝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
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史置酒
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
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所薄君實駢之道之以工
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美

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子
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
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威
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
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主宮姦人是納昭示其
有慙斯闔蕢也揚解社與下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
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國

北京圖書館藏

卷之二